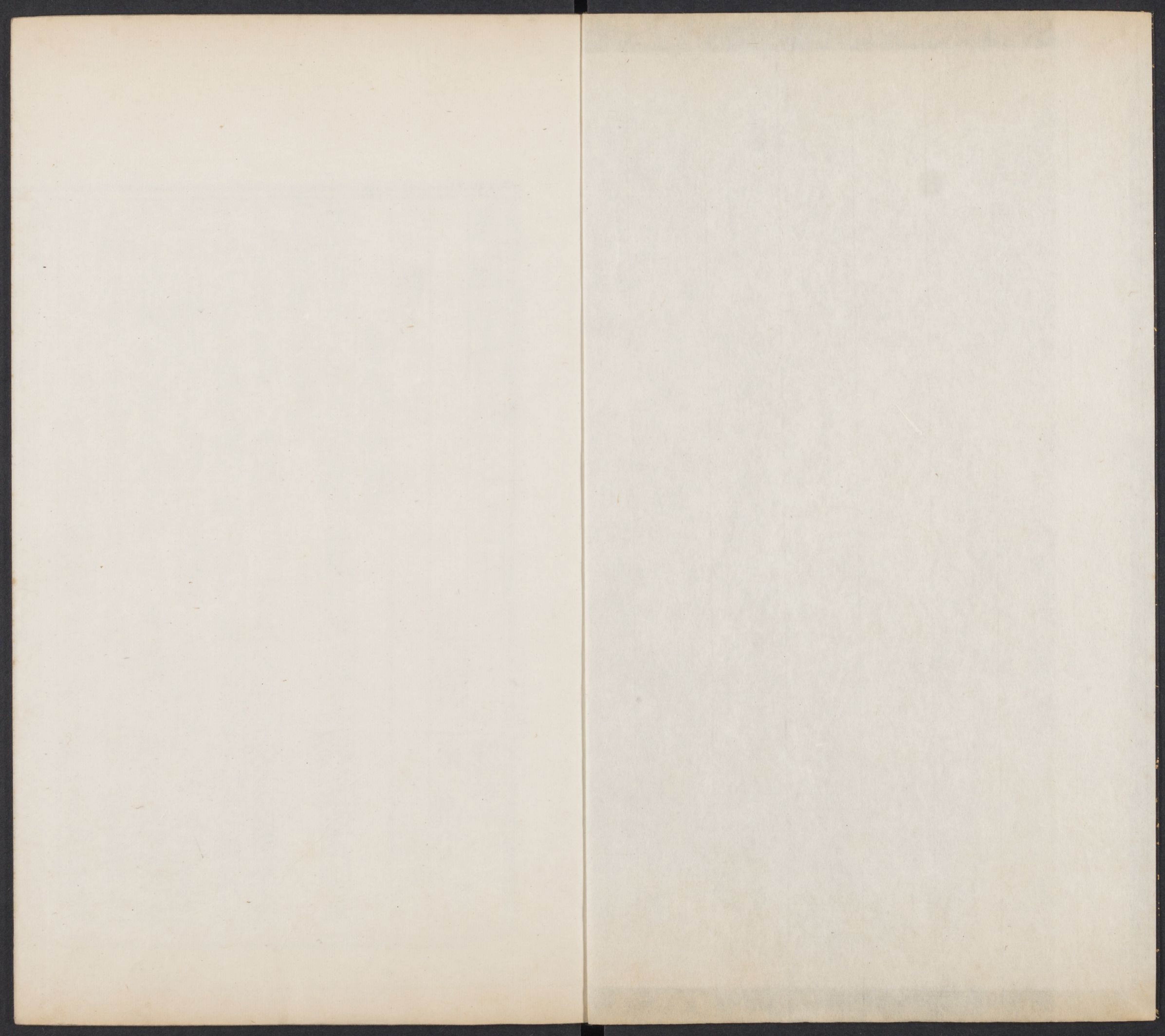


T 5390/4450(9)

9



通鑑綱目卷之二十一

宋紀一

伯生

冊文

皇后册册文

伏以進承大統奉宗廟以無私升備闕宮在邦家而有制永言徽懿宜極尊崇

英宗皇后卷吉刺氏懿德 英皇相時至治作新禮樂親

茅祀之慈分握綏權綱成化功之簡易曾蒙守助丕顯前聞

故周南詩輔佐之勤坤道著順承之美典與少遊感霜露之

相身椒掖履空警感時之即遠乃修禋典式廣嘉稱詩是稱

太尉恭官臣某奉正冊玉寶上尊號曰 莊穆懿聖皇后升

册 英宗廟案伏惟神跡有靈降降在上敬于大慶於萬

斯年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一



制錄一

冊文

皇后祔廟冊文

伏以進承大統奉宗廟以無私升侑闕宮在邦家而有制永言徽懿宜極尊崇

英宗皇后卷吉刺氏媿德

英皇相時至治作新禮樂親

孝祀之苾芬摠覈權綱成化功之簡易亶資中助丕顯前聞

故周南諄輔佐之勤坤道著順承之美鼎湖夕逝感霜露之

洞身椒掖晨空驚歲時之即遠乃修縉典式贊嘉稱謹遣攝

太尉某官臣某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 莊靜懿聖皇后升

祔 英宗廟室伏惟濯赫有靈陟降在上歆于大饗於萬

斯年

皇后冊寶文

皇帝若曰朕祗服祖宗之成訓式嚴統緒之正傳躬荷洪
休勉登大寶揆乾坤之定位觀日月之合明乃瞻壹闡聿崇
稱號皇后竈吉刺氏專靜謙抑懿柔淑嘉世有令儀來相
宗事肆朕舊勞於遠外兼夙夜以憂勤暨予力濟於艱難亦
後先而輔佐若昔朝廷之體循茲典禮之常官府具宜家邦
興讓今遣攝太尉某官持節授爾玉冊寶章以陰教乎內
備協人文以順承乎夫求寧地道噫生民之詩作不忘厥初
閔睢之化行庶幾有助尚綏景命克配無疆

明宗皇帝祔廟冊文

臣聞統必有宗生嘗得以致其讓廟必有主沒思所以尊其
名稽古考文宜天錫誅欽惟

先皇帝夙秉勇智惟時元良體傳次之成言避謳歌而述出

雖身居絕域多歷於歲年而義動遠人樂為之先後德威孔
著未堪大業之艱貞事變匪常猶閔生靈而慎動庶來蘇於
僖戴爰敷定以奉迎已謹清宮俄虛黃屋臣民寡祐永遺惠
澤之敷施天日有臨尚想神明之如在禮嚴升祔誠備顯揚
謹遣攝太尉某官某奉玉冊玉寶上尊謚曰

翼獻景孝皇帝廟號

明宗伏冀睿靈俯回歆格克綏不祚垂裕無疆

皇太后冊文

嗣皇帝臣名謹稽首再拜言曰臣惟祖宗積累之勤奄有

方夏先皇仁讓之至全付眇冲奉神器以持盈仰慈恩而思

報欽惟 皇后陛下德齊睿聖躬濟艱虞相協成功著坤儀

於天下弥綸大造凝鼎命於禁中爰尊太母之鴻名祗若我

家之盛典式隆養養保祐方來謹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

皇太后伏願上帝昭融眷我 皇國於萬斯年介以景福永
言思齊祚胤千億臣御名誠歡誠抃稽首再拜謹言

明宗皇帝升祔樂章

猗那皇明世續神武敬天弗違時濬時恢龍旂在塗言受率
士不遐有臨永錫多嘏

策問

會試策問

傳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若稽古昔率是道也吾
夫子修禮正樂刪詩定書贊周易作春秋天下萬世賴焉漢
立學官經制博士名家之孝史具可攷歷唐以來定為註疏
立教者用之 國家設科取經術之士今十餘年矣廓而明
之不在孝者乎夫自漢唐至于近代說經者多矣或傳或不
悉論焉則累日不能旣其目請以耳目所共及者而問焉易

自王輔嗣之說行而言象數者隱其有存者猶當攷夫邵子
先天之學可得而論乎程子之傳朱子之本義旨意所指文
義所當有異同乎言有今文古文之辨傳者終不敢折而為
二以昔人成書有不可輕意者乎詩自毛傳盛行韓傳僅見
迨朱氏傳出一洒其故其有所授乎毛鄭舊說猶有可論者
乎春秋左氏公穀之傳與經並行久矣至于啖趙陸氏始辨
其不合而求諸經君子韙之三子之說果盡得聖人之旨乎
劉氏權衡三傳益密于陸而劉傳果無餘蘊乎胡氏之說其
立義得無有當論者乎禮有儀禮及大小戴記又有周官小
戴記今用之儀禮其經也可忽講乎大戴之記猶有可取者
乎周官之制可互攷乎鄭氏之註其歸一乎此固諸君子積
習而素知者其詳言之

會試策問

昔者神禹盡力溝洫制其畜洩導止之方以備水旱之虞者其功尚矣然其因其利而利之者代各有人故鄭渠鑿而秦人富蜀期成而陸海興漢唐循良之吏所以衣食其民者莫不以行水爲務今畿輔東南河間諸郡地勢下春夏雨霖輒成沮洳關陝之交土多燥剛不宜於曠河南北平行廣袤旱則千里赤地水溢則無所歸往、上貽宵旰之憂至發 明詔修庶政出粟與幣分行賑貸恩德甚厚然思所以永相民業以稱旨意者豈無其策乎五行之材水居其一善用之則灌溉之利瘠土爲饒不善用之則泛溢填淤湛漬嚙食茲欲講究利病使畿輔諸郡歲無墊溺之患而樂耕桑之業其疏通之術何先使關陝河南北高亢不乾而下田不浸其瀦防决引之法何在江淮之交陂塘之跡古有而今廢者何道可復願詳陳之以觀諸君子之孝

廷試策問

洪惟

太祖皇帝受天明命肇興景祚 列聖繼作四征不庭鋒旗攸指靡不率服迨我

世祖皇帝混一區宇朕方所載振古未有於是建國紀元立官府置郡縣制禮樂定貢賦 帝德王功之盛粲然如日星之行天四時之成歲也六七十一年之間講之益明治之益習天下晏然守其盈成者又何以加之哉朕纘承正緒夙夜祗懼承我 聖祖神考之心比歲再禩太室仰而思之求盡其道而未能也夫親、莫內于九族今百世本支繁衍盛大則既尊位重祿矣尚有以勸之之道乎尊賢莫先於百姓今世臣大家勲業昭茂則亦既富方穀矣尚有以體之之道乎多方內附之衆因其俗而導之者亦既久矣一而同之之道尚

有可充者乎生聚教養之民因其生而厚之者亦既周矣協而雍之之道尚有可致者乎書曰鑒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朕之志也子大夫咸以道藝來造于廷其備陳之朕將親覽焉

廷試策問

朕聞伏羲神農黃帝之事見於易堯舜禹湯文武之治存乎書皆聖人也其號名雖殊而治化則一日月星辰之為天丘陵川澤之為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為人三極之道有以異乎宗廟也朝廷也師旅也禮樂也佃漁也耕桑也時之所尚雖小有損益其為治之具豈有易於此者乎然而伏羲神農黃帝之所以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為堯舜禹湯文武可得而別歟伏羲之卦文王申之神禹之疇武王詢之文無異也道無異也然伏羲之作造化備矣何以

有待於文王武王之心神明通矣何以猶待於箕子然則羣聖之與有待於後世者猶無窮乎子大夫習之於師考之於古得之於心宜之於今亦素有其說乎朕誠以為非伏羲神農黃帝無以為道非堯舜無以為德非禹湯文武無以為功心術之精微制作之會通子大夫其悉陳之朕將親覽焉

詩

題周怡臨韓幹明皇出游圖

開元盛事何人畫玉冠夫容御天馬從官騎步各有持移仗華清意閒暇宮花如錦照青春詔許傳看思古人不知身在瀛洲上親奉圖書侍紫宸

明皇出游圖

輦路風微曉霧開華清宮裏看花來五王走馬誰先醉倒着宮袍去不回

端午賜大長公主

細葛迎颺喜宮衣之初試瑞蓮承露慶壽筭之方持輒陳節
物之多儀用祝年齡之有永併將唐律式衍魯風
殿閣薰風五月涼綠荷池上度天香扇裁團鑑飄羅雪盈注
輕水酌玉漿塵尾可消時晝永綵綵宜祝壽年長隋朝共慶
宮闈貴萬歲喜蒲汎紫觴

董元夏景山口待渡圖

董元夏山何可得嘉禾千章鐵作畫曾巒總含雨氣潤百谷
正受川光溢犬牙洲渚善狀洄滄江散落碣石開山田何處
無耕鑿尋源不得還徘徊柳下行人將有適臨流不度心為
惻我揖孔堅舟孔安奉子以濟諒非難

徽宗畫梨花青禽圖

宿雨初收禁林寂玉斧臨牕看春色蒺藜沙上暖塵飛何處

人間作寒食

趙千里小景

前代王孫不好武拈筆幽牕寫汀渚殘雲野水三百年依舊
松筠濕春雨

燕文貴小景

行盡長松逕溪頭有小舟鑑湖如賜與終日弄清流

趙千里出峽圖

巨舟臨峽口眾工志如一各以所操濟雖危萬無失所憂至
平曠玩肆生縱逸母俾持釣翁倚杖三太息

蘊能羅漢圖

有寶其實破慳來獻我乃回施非見所見月輪當空天清海
平神光赫然萬國永寧

白樂天重屏圖

錦屏圍煖坐衰翁妻子相看語笑同
翡翠鴛鴦元是畫櫻桃
楊柳詎非空清朝優老容歸早野寺宜閑見歲豐
堯率有天何異此葛巾吟偈白蓮風

陳閱畫中宗射鹿圖

昭陵石馬立殘陽曾見騰驤逐鹿場
馳射衝波奔獲雉故知英氣似前王

羅漢圖

神光炯炯視容直坐展兩足手按膝
兩龍還入軍持水風衣拂着磐陀石
深山海島非人間碧桃花開啼鳥閒
法雲還爲等慈起鬢然飛錫無留難

韓幹馬

開元沙苑蒺藜秋韓幹新圖忽不收
天廐真龍奇骨在故知臣甫負驂騑

曹霸下槽馬

櫪下長年飽豆芻誰通馬語識踟躕
主恩深重知何報或者東封駕鼓車

韓晉公混土星像

猗黃靈墳土中馴伏牛類相從朱旂揚
招八風乘天田入紫宮命司耆錫九農鳴
塊桴年屢豐

柯博士畫扇

旭日鳴幽鳥露華在芳藂外廷無奏事殿
閣自微風胡虔取水蕃部圖

駝車度磧輒三日老馬砲沙泉水溢橐囊
盛滿不辭勞徼外天山雪千尺君不見
聖明天子恩澤多旁及四海猶翁河
昆虫草木感餘潤日獻醴泉甘露歌

滕昌公香睡鵝圖

蒼鵝惜毛羽宛々卧春雨雨餘日照沙上有懷香花懷香不自獻夢到金鑾殿殿池多躍魚君王方草書

銘

奎章閣銘

天曆二年三月吉日 天子作奎章閣萬機之暇觀書怡神則恒御焉臣奉勅而銘之曰

維皇穆清中正無為翼二其欽聖性日熙廼闡延閣左圖右史匪資燕娛稽古之理經緯有文如日行天爰刻貞玉垂美萬年

棊盤銘

勳制勝靜保德勇有功仁無敵

棊盤銘

圓周天方畫地握化機發神智

贊

趙平章畫像贊

臣聞古昔帝王所以加禮於輔相老臣者以為爵位之崇錫予之厚有不足以盡其心則必象其體兒而致美於形容焉於顯之昂如圭如璋又曰敬慎威儀惟民之則其此之謂夫公以勳門將胄篤尚儒素積學以致用人莫知其志之所存也出事

世祖皇帝始為御史風采肅然振厲中外歷事 累朝踐揚

臺省垂五十年事業著簡冊勳庸書旂常天下謂之名臣朝

廷謂之元老當顯用而憂時愈深嬰患難而立節弥固夷險

一致進退以時蓋有古君子之風焉是以論者以為清嚴似

揚綰淵通似李泌周緻似姚崇剴至似陸贄至於以直搆禍

蹈機穽而不為之動則漢蕭望之殆不能及噫此天下之公

言非臣之私言也至順元年五月甲子

今上皇帝念翊戴之功俾繪其像而命臣集爲之贊臣少嘗從公游今且老矣其實知公故承 詔不辭謹再拜稽首而

獻詩曰

肅之魯公泰山巖人剛毅直方爲國之監有言有猷以定國是衆人所難在公則易

世祖舊臣維公在茲百煉之剛遇挫弗虧 上帝耆之俾佐天子底定綏輯弘文以理白髮蒼顏正笏垂紳凜然秋霜照兮陽春國有老成邦家之福 天子萬年景命有僕

趙中丞畫像贊

天曆庚午孟夏初吉 聖天子以爲御史中丞趙公世安元從功臣爰置左右踐敷省轄表正風憲厥績殊茂乃命繪像用肅具瞻親御翰墨書勅其上識以寶璽而命臣集述贊焉

臣惟公之事 上也靖恭夙夜夷險一致入則告以謀猷之

嘉出則宣其德意之美倦 焉愛君體國之意其見於儀形

風采者宜垂頌焉謹拜手而述贊曰

肅之憲綱國之司直以正朝廷百辟是式聖皇御天法度章程風霆之威日星之明昔在

世祖最重斯職 列聖授受精意慎擇賢必有能廉必有材

必信必親庶尹則諧惟今趙公簡在有素旣勤其躬亦衡其

慮 天子有行鞭弭橐鞬 天子正統襄贊周旋温 其儀

侃 其色珮玉舒遲前席密勿曆階中書時清政平乃肅風

紀以贊國成知無不言言無不聽有容有嚴有文有政 天

子萬年大臣相之九叙惟歌無以尚之

吳宗師畫像贊

游乎萬物之表而能約已於名教老乎朝廷之間而不濡迹

於公卿粲若華星之麗乎河漢浩然雲氣之出乎嵩衡其凝也止水之善鑑其動也祥風之時行桐黃石者蓋有遺書之託衣白衣者寧無辭當世之名導冲和以輔元化非呼吸而致長生伊耆有巢父軒轅有廣成則所謂宏演博大真人者安得不後天地齊日月以贊于休明者乎

御馬五雲驥圖贊

傳曰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夫馬上配乎龍而乾之爲象兼焉斯其爲貴者矣然周穆遊乎西極虛傳八駿之名漢武求諸渥洼實費貳師之出方于今日始不足云我 國家肇基朔方奄有六合千乘萬騎風焱電馳武功告成禮文畢備百年涵煦之久萬物生息之繁於斯盛矣乃若夫馬外則駟駟而在朝樂彼超驥內而肅々以居閑均其調習論其可以名稱者蓋不勝紀至順二年夏 天子時巡上京行幸之次

日閱其良於是五雲之驥出焉蓋神駿之尤傑者也臨軒一顧廓開萬里之風雲立仗羣趨却立九重之虎豹光逾雪練文戴龍章凡其游牧之生悉備乘輿之御此豈偶然者哉於是命善工圖形載諸內閣而伴臣贊之臣聞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今斯驥也生于明時遭逢賞鑒不有其德曷克臻茲噫一馬之善 上猶錄之如此豈有人材之出於當世而不見知見用者哉敢述贊曰

房宿儲精天馬來下有萬其駿莫之能侶玄文五聚黼黻厥身粲若負圖猶龍有神聖皇在御神物斯出行地乘天噓雲耀日爰勅繪素對貌竒姿德力具稱存乎贊辭

瑞雀贊

至順三年三月趙國公臣常不蘭奚中書平章政事臣亦列赤御史中丞臣脫盈納等欽奉

皇帝聖旨皇后懿旨命特進神仙大宗師臣苗道一脩羅天
大醮于大長春宮四月朔旦臣不蘭奚自長春以青詞入謁
內廷請署 天子御名沐以龍香之澤封以雲錦之函羽葆
鼓吹導自禁籞歷于曾城浮塵不揚馳道清肅風日和美靈
光發舒將至平仙壇而臣道一率其屬奉迎道周羽蓋雜華
霧以繽紛法曲 繞旌霓而高亮百官在列萬姓聚觀乃
有青鸞白鶴飛舞太空雅喉長鳴去人尋丈若羣真之並駕
從 以來迎盤桓後先及壇而止衆目瞻覩驚歎神異醮
禮告成言將復命咸曰苗君其先朝舊人老成端恪道行嚴
一故能深達皇宸致感玄微有如此者而臣道一乃曰兩宮
至誠上與天通一念之興如響斯答天何言哉示之以事是
故玄裳縞衣羽翼乍離於三皇尚鳴齊唱音聲遙聞於九天
老臣奉詔禱祈庶竭愚分而已至于明應則 上帝之所以

報兩宮非老臣之所能致也然臣不蘭奚等不敢隱其事繪
圖以聞傳 旨國史臣集書以識之蓋仙人道士之言云太
上至真飛行虛無不可以形迹見也然而輟馳翔於寥廓橫
四海而覽輝則羽族有先見者焉書傳有之鳳凰來儀神祇
來格此其類也臣聞至元紀元歲在甲子實命誠明張真人
建大醮於茲宮有瑞鶴之應焉今七十年矣前太常徐琰見
諸贊詠臣切思之至元甲子

世祖皇帝在位之五年今茲之歲則

今上皇帝之第五春也玄微之感同符

世祖不亦盛乎於乎我 聖皇敬天尊祖之誠仁民愛物之

惠前聖後聖其揆若一則吾 聖元宗社無疆之福詎可量

哉敢再拜稽首述贊曰

明之天子昭事上帝肅之在宮齊聖無二乃睠殊庭神明所

都嘉徵瑞圖此與此儲維時神師故舊耆老羽衣持節致我
忱禱綠章紫封金龍夾扶來自禁中百靈與俱倬彼雲漢有
飛者羽如雪映空載翔載舞乃占道書是為貞符聖神監臨
其來舒人降休賡社爰自昔始表而著之億千萬禩

道園學古錄卷九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一

應制錄二

雍 虞 集 伯生

制誥

封宣聖夫人制

我國家博典禮以彌文本閨門以成教乃睠素王之廟尚虛
元媿之封有其舉之斯為盛矣大成至聖文宣王妻并官氏
來嬪聖室垂裕世家籩豆出房因流風於設禮瑟琴在御存
燕樂於魯堂功言貌若於遺聞儀範儼乎其合德作爾禕衣
之象稱其命鼎之銘噫秩人彝倫吾欲廣閔睢鵲巢之化皇
皇文治天其興河圖鳳鳥之祥可特封大成至聖文宣王夫
人主者施行

鄆安大長公主詞頭

皇家制禮恩實重於懿親帝女正儀體允隆於尊屬肆頒異

數祗協彝章公主某慈孝夙聞肅雍維則翟車象服備赫奕
於先朝身繹龜蒙適莫安於樂國爰進加於長號又增益於
大名於戲詩詠穠華德跡崇於戚畹易占元吉世永保於藩
封

燕帖木右丞相封太平王制

朕正祖宗之統入纘丕圖國有社稷之臣亶維世胄既克戡
於多難宜超示於殊恩具官某沉鷲有謀英銳無敵我
皇考昔撫軍於龍朔而尔父寔佐命之虎臣賜券報功盟書
啓籥更累朝而弥顯識大歷之攸歸手握兵符力扶景祚及
清宮而迎乘猶多壘之在郊臨陳誓師咸服奉辭之慷慨揮
戈決戰衆驚用武之神明人民懷綏輯之恩城闕壯莫安之
勢裨兼司於將相用修扞於邦家韓信之輔漢皇論定當時
之攻取子儀之在唐室身為天下之安危皆眞食於王封今

何慙於往轍是用錫之位號昨以土田禮冠絕於百僚名永
垂於千載鳴虜有非常之功則有非常之賞朕用獎於勲勞
建太平之業而享太平之成尔毋忘於眷注丕昭至意式克
欽承

封營都王制

緬懷故舊之恩莫如阿保爰致褒崇之典俾極哀榮國有恒
規朕無私惠具官某恭良而愿懋温厚而老成卜以負之昔
彼東朝之簡用擇其可者並居甲觀以扶持嗟備者於勤勞
不少留於耆艾肆予踐阼首錫褒封時巡來次於近郊秋露
夕濡於宿草顧茲賁典未究深衷迺命外廷更申異數於戲
五等之爵重莫過於王封千乘之邦親莫先於畿甸尚其英
爽承我休嘉

營都王夫人

纂圖撫運崇德報功追念爾勞克任保持之力至于今日共
享安榮之時天不假年禮宜異數具官某出入禁掖左右朕
躬安其煦育之柔稱爾溫良之懿邦家官府共興故舊之思
車服土田何愛便蕃之錫爰頒予渥俾相其夫於戲若昔諸
侯王有生至貴封之千乘國無憾令終

封營國公制

國之令典必兼恩義之隆時維舊勛宜錫褒崇之盛嗟其遠
矣今俾申之具官某自其幼時在朕潛邸襁褓共其燥溫啓
處與之周旋越在艱難尤負勞勩屬繫鞶鞶而未釋傷雨露之
逾深鞶以歸籌帷頓失迨予纘緒風雲千載之興獨爾親
臣丘隴九原之闕廓其封兆錫以榮名顧未究於予懷乃增
疇於大邑於戲萬鍾之祿雖不及於生前兩世之封庶有勸
於天下

營國公夫人

盡瘁以仕良臣有翊衛之勤從一而終貞婦抱純誠之懿錫
以寵數光于幽潛具官某淑慎其身柔嘉維則閔啟雷之勤
而勸義守柏舟之誓而靡他同穴而藏得相從于地下疏恩
以報何不逮於生前賁之簡書易其湯沐於戲哀榮被於兩
世固由勸於舊勞中孝萃於一門亦以表夫高節

封寧朔王制

朕纂膺丕緒聿懷舊德之臣敷歷法沿朝夙被先皇之眷未及
懸車之歲遽聞拱木之新爰命有司備循彝典具官幹赤剛
明而有守沉毅而善謀閑輿衛於藩垣治軍實於幙府自覃
懷而入定內難與替廟謨望龍朔而奉導前驅仰承天表進
拜集賢之任旋參儲極之寮徧踐清華具瞻台鼎往填南服
偶逢草棘之弄兵召使北還猶駐旌帷而按堵不遺愛於宵

肝真知體之股肱又簡朕心方將柄用廼致愍遺之誅寔深
耆艾之思賢子能忠在朕左右真王加錫賁卿始終並兼封
贈之崇式表哀榮之極於乎往哉魂魄樂壯美之山河宜尔
子孫輔尊安之社稷

封寧朔王夫人

睽我大臣既極褒崇之典相其內助宜同恩數之隆俾增耀
於禕褕用齊華於圭衮具官幹赤妻鉄理柔嘉而端肅恭儉
而和平克贊其夫終始股肱之任善儀諸子服勤左右之方
身致康寧家用昌熾命錫封章之貴養宜鼎食之珍於戲維
此朔方寔尔世家之舊蹟於上壽用成賢母之名

封遼陽王制

朕寅奉丕基務推茂澤廼瞻廷臣之舊晉膺柄用之勞俾率
彝章持還卹典具官哈散兼資謹愿接物寬容始緣宿衛之

勤尋寄貨泉之任致身省闈蓋靡事於五朝執政廟堂嘗首
相者數載每規隨於畫一克同協於和恭均逸外藩遠將德
意宣恩東服備著輯綏凡其登進之時率在阜殷之日久奉
公於夙夜亦良稱於股肱弗永終譽遽興遠慨秋霜在野莫
追既往之悲旦日行封尚服維新之澤茲誠異數式慰遺魂
噫遼海非遙姑遂懷鄉之志子孫不隊益推報國之忠

封燕卜鄰知院祖明里

我國家教孝以勸忠因近以及遠德之茂者名久而後著恩
之深者爵加而愈隆具官某原而能恭勇而知禮始逢景運
當東征西伐之殷先啓戎行有左弭右韞之助克勤乃事竟
隕厥躬顛融不及於當時勲業廼興於後裔往稽故府宜錫
嘉邦於戲古者專城重地莫逾於上谷貴諸幽壤名王遂賜
於全封爾其有知服我休命

祖母

師武臣力國家致興運之隆
恩所泊豈曰徒然具官某儉以飭躬慈而逮下相其夫子每
崇忠厚之風宜尔家人用啓功庸之盛是以甫及再傳之後
並登一品之榮五世其昌二王並列於戲酬其爵邑欲遠舉
於雲中咨尔臣工以示勸於天下用申顯命以賁幽宮

父

中興啓運則必有帷幄之舊不二之臣重祿勸功則必有茅
土之封便蕃之錫具官某曩在宿衛已著勤勞王師飛渡於
長江既賈先登之勇使節載臨於多壘不忘命將之忠逮其
子孫相我家國至重者本兵之任至嚴者風紀之司而尔一
家兼茲兩府故紀勲庸之盛以彰信任之功列以王章著之
邦典於戲擁雍州之地式重師垣申泰山之盟畢昌世胄益

崇忠盡用保休嘉

趙平章加官封制

宰輔者政之根本特疏貴爵之封老成者國之著龜爰極文
儒之任進登崇級增重化權具官趙某方嚴而精明果毅而
詳嶺卓以素韙之曹儼然韋布之風始事

世皇即拜御史多歷年所徧踐臺司閱實簡書每先幾而扶
直作新風紀必正色以摧姦常依日月之光不改冰霜之操
游在政府蔚為名臣嗟賢者之遘屯見予家之多難蕭望之
身罹機禍幾貽咎於當時及長孺面質深文耻獨為於君子
暨于戡定嘉尔勤勞審是統宗既蹈危而奉義至其子弟亦
見殺以成仁方圖報之在衷屢引年而為說載念紫微之務
實資黃髮之詢是用建尔上公保茲東魯可優游於館閣以
勸相於國家於戲慎乃威儀赤舄具瞻於几之俾之耆艾泰

山庸作於岩々尔其欽哉服我休命

封悟理閒八制

粵有高僧來從西域式弘內教爰錫嘉稱悟理閒八歷世勤脩一源不昧寶月長臨於逝水慈雲隨起於祇園遠探夙智之因如指其掌廣說真如之縕實契予心紹隆佛種之傳以稱國師之號可特授智勝妙行宿慧通應園悟佑福國師

封鑑贊八制

象教之行國家所尚宜申嘉號用表高僧鑑贊八性本天成世隆佛種昔弘宣於內典蚤有譽於諸方物不累心舍奉已者二萬戶事融於理獨隱居者十餘年既徇請而一來宜具書於衆善可特授宏智正悟大辯持勝濟慧福國師

封蔣山寶公和尚制

朕不纂鴻圖中興景運致百靈之扶翊出庶徵之禎祥迺瞻

眞分尤深簡注寶公和尚現化身而濟世持應器以垂機顯密齊彰神變著聞於當日慈威互用陰休行及於千年貌在大江之南常住道林之上朕昔居潛邸恒仰寶坊萬石懸鐘表明珠而不灼四阿承雷輯多寶以新成暨余踐祚之初首致加封之敬若稽祀典宜錫贊書噫尚鑒至誠豈直朕躬之禱益弘願力俾堅兆姓之安

封張真君制

朕惟有道之君臨治貴無爲而民化故先哲相承於上德而全譽不執於常名曠茲大歷之在予懷昔異人之輔出具官某倣以興運襲然來儀咨庸方篤於睿思晤對即符於神會嘉謀入告其辭如徵於著龜成功不居其志固輕於軒冕處身於至約之地毓物於泰和之中酬酢事變而先見其幾從容朝廷而不濡其迹設教獨高於衆甫傳宗最號於多賢盛

服齊明保合天人之際基命宥密贊襄邦國之休遽脫筵而弗留每當宁而永嘒猶慮人間之爵莫察方外之游俾極崇稱以表高致於乎陟降左右想陪列聖於帝庭出入有無恒口萬年之皇祚尚紆玄覽祇若寵章

大道教十一祖張真人制

朕慨觀古昔有懷大道之淳歷考聖神悉尚至誠之本緣名而設其教論世以嗣其宗其說之興于今茲久張某淵乎授受遠有師承結宇丹臺仍載皇人之筆奉祠黃石蓋由老父之書惟神物之猶存乃嘉名之是錫率由其舊眷渥維新意與天下而為公朕用敷於至意居域中而同大尔毋敦於具風

序

皇圖大訓序

皇圖大訓者前榮祿大夫中書右丞臣許師敬因其先臣衡

以脩德為治之事嘗進說於

世祖皇帝者而申衍之而翰林李士承旨榮祿大夫知經筵事臣阿璘帖木兒奎章閣大李士光祿大夫知經筵事臣忽都魯都兒迷失潤譯以國語者也天曆二年 天子始作奎章閣延問道德以熙聖孝又勅藝文監表章儒術取其書之關係於治教者以次摹印而傳之清燕之暇偶得此編以為聖經賢傳有功於世道者既各有成書而纂言輯行會類可觀者又盡出於前代獨此編作於明時文字爾雅譯說詳明便於國人故首命刻之仍敕臣集為之序臣聞古之人君能自得師者莫先於稽古古之人臣真知愛君者務引於當道後世豈無聰明之君而無睿哲之實者弗攷於古訓故也為之臣者亦豈有不愛其君者然而不以阿順首意為敬則以承奉䟽節為忠不知古孝以至於此為其君者獨何利哉今

天子以天縱之聖克尊前聞又欲羣臣遍知其說使不至徒
徇細人之愛爲具臣之事而已也於康 聖心所在如天日
之昭明得是書者其可不深思於此也哉

金字藏經序

蓋聞乾剛御世必資化於坤儀月鏡涵空亦承輝於日象我
今上皇帝創建大承天護聖寺於是 皇后念紹隆於 祖
武祈輯福於 聖躬嘉惠生民俾均法施迺造金書三乘經
教一大瑤藏廣啓勝緣增崇 上志伏願光音融徹顯密圓
通五雨十風詠讚皇明之運普天率土皈依等竟之慈常住
正因求扶景祚

飲膳正要序

臣聞古之君子善脩其身者動息節宣以養生飲食衣服以
養體威儀行義以養德是故周公之制禮也天子之起居衣

服飲食各有其官皆統於冢宰蓋慎之至也

今上皇帝天縱聖明文思深遠御延閣閱圖書日莫有恒則
尊養德性以酬酢萬幾得內聖外王之道焉於是臣趙國公
字蘭奚以所領膳醫臣忽思慧所撰飲膳正要以進其言曰
昔 世祖皇帝食飲必稽於本草動靜必準乎法度是以身
躋上壽貽子孫無疆之福焉是書也是時尚醫之論者云
噫進書者可謂能執其藝事以致其忠愛者矣而 聖心溥
博又將推以及人於是 中宮命留守臣金界奴庀工刻梓
摹印以徧賜臣下於呼推一已之安使天下之人舉安推一
己之壽使天下之人舉壽 聖天子以天地之心爲心而爲
生民之命者蓋如此天曆二年 月 日 序

承天仁惠局藥方序

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以聰明叡知之資臨御宇

內推一心之至仁參兩儀而中立昭宣三光調順四時播五行之精御六氣之辨協七鈞之音通八風之化九功旣叙盛德大業至矣哉是以億兆萬姓休養生息於壽域之中而不識不知者也而 皇上至德無外視民如傷仁厚忠恕之心恒若不及乃命隆祥使司作承夫仁惠藥局俾大醫院使臣耿某取和劑局方御藥院方張長沙傷寒論宣明論端効方朱氏活人書嚴氏濟生方楊氏方錢氏小兒方擇其藥之適用者分廿六門凡二百七十五方又勅中書右丞臣撒迪太禧院使臣晃忽兒不花大司農臣張金界奴與奎章閣大李士臣阿榮相與詳定進上命刻其書而出大承天護聖寺庫金製藥閉局以施萬民之有疾苦者十月廿二日臣金界奴至李士院奉宣 聖旨命臣集識而序之臣聞古者帝王之於民也其爲之衣食以生養之又爲之謹禮讓治疫熯以救

扎瘥之不測此所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者也今 皇上一日萬幾而思慮之周至於仁惠局之設可謂至且盡矣傳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也者所以爲我皇元億萬斯年無疆之福也哉

記

奎章閣記奉 勅視草

大統旣正海內定一迺稽古右文崇德樂道以天曆二年三月作 奎章之閣備燕閒之居將以淵潛遐思緝熙典章廼置學士貢俾頌乎 祖宗之成訓毋忘乎創業之艱難而守成之不易也又俾陳夫內聖外王之道興亡得失之故而以自儆焉其爲閣也因使殿之西廡擇高明而有容不加飾乎采斲不重勞於土木不過啓戶牖以順清燠樹皮閣以棲圖書而已至於器玩之陳非古制作中法度者不得在列其爲

處也跬步戶庭之間而清嚴邃密非有朝會祠享時巡之事
幾無一日而不御於斯於是宰輔有所奏請宥宥有所圖回
諍臣有所繩糾侍從有所獻替以次入對從容密勿蓋終日
焉而聲色狗馬不執不物者無因而至前矣自古聖明感知
善於怡心養神而培本浚原泛應萬變而不窮者未有易乎
此者也蓋聞天有恒運日月之行不息矣地有恒勢水土之
載不匱矣人君有恒居則天地民物有所係屬而不易矣居
是閣也靜焉而天爲一動焉而天弗違庶乎有道之福以保
我子孫黎民於無窮哉四月日記

五色石屏風記

聖天子在奎章閣有獻文石者平直如砥厚木及寸其陽丹
碧光彩有雲氣人物山川屋邑之形狀自然天成泚工巧所
能摹擬其陰漫理紫潤可書可鐫有勅命臣集記諸而攻

木製匡廓植以爲屏焉臣集拜手稽首而言曰洪惟聖天
子天縱睿知作興人文所以命臣之意豈徒欲夸瑰異於玩
賞乎臣嘗聞之昔者龍馬負圖而出於河伏羲則之以作卦
畫而前民用蓋一氣之實五行之殊蹟可見者理無不具俯
仰遠近皆有取焉况乎神物之特出者哉臣是以知天之所
以徵感於聖心之深契者矣傳記有之女媧氏之有天下
也鍊五色石以補天或者疑焉而臣獨以爲古言竒奧蓋有
所喻五色者五行之精英補天者猶言財成其道而輔相其
宜而石者以見夫理之堅確不移者也今茲石表文而裏質
陰陽之道也華絢而象物五行之變合也出於明時近御几
格豈偶然哉箕子陳洪範九疇首叙五行中主皇極蓋以爲
五行順序則地平天成萬世永賴不然則謫見於上變動於
下矣然其要在於極之建不建而已入君者天下之主宰也

天人之際是在於此是故二五之流行而見於天者兩陽寒
燠風是也肅又哲謀聖則有時若之休狂僭豫急蒙則有恒
若之咎此感彼應閏機之發間不容絲其不可揜者如此夫
石微物也臣願因以致其察焉則 聖天子合天心之妙以
接前聖之統成今日之治以垂萬世之法不亦著乎臣集不
勝倦之至天曆二年十有一月甲子謹記

御史臺記

天曆元年十一月壬申御史臺臣入見 內殿 皇帝若曰
以予觀於天下之治不有臺憲之司布在中外則何以肅綱
紀正風化輔成朝廷之大政而休息吾民者乎昔我
世祖皇帝即位之十年始立御史臺以摠國憲其憂深慮遠
使吾子孫有以周防於隱微禁制於暴著其在斯乎朕三復
貽謀究觀法意懼無以彰 皇祖創始之明責任之重其刻

石內臺儆有位於無窮焉丁亥御史大夫臣伯顏等言謹具
石請刻 詔書制詔國史汝世延汝集等其製文係以御史
大夫以下至監察御史姓氏臣世延自中丞行臺江南臣集
承 詔再拜稽首而言曰我 皇元之始受天命也建旗龍
漠威令赫然小大君長無有遠迓師征所加或克或附於是
因俗以施政任地以率賦出其豪傑而用之禁罔疏闊包荒
懷柔故能以成其大制作之事蓋有待也

世祖皇帝聖繇天縱神武不殺智絀群策取善無方定天下
而一之乃攷帝王之道酌古今之宜建國紀元而著令典焉
立官府置郡縣各有其職而上下相承內外相維聯屬貫通
以通功成務丞相治中書以統之上承天子出政令於天下
較若畫一莫敢踰焉其或任焉而非人令焉而非法近焉而
弗察遠焉而弗達交修其非以輔其所不逮則責諸風憲它

官雖貴且重不得預况乎朝廷百執事郡縣小大之吏作姦
犯科爲不善者乎是故使其君子安焉以盡心使其小人懼
焉而遷善而天下之治成矣此其官所以不可一日闕與
今上皇帝以 武皇之親子又勞於外入正統緒罪人斯得
功成不居克讓 大位故其觀乎事變之極而知患得患失
者必至於無所不至察平民庶之隱微知其蠹弊深刻而無
所告愬故慨然當寧興嘆而屬意於斯者豈偶然哉謹按御
史臺至元五年置秩從二品二十一年陞正二品大德十一
年陞從一品臺有大夫一人後增一人中丞二人後又增二
人隨復故侍御史二人治書侍御史二人殿中侍御史二人
治朝著之事典事二人掌幕府文書之事後改爲都事三人
後又以都事之長蒙古若色目一人爲經歷檢法二人後廢
管勾三人其一人兼照磨監察御史十二人後增至十六人

皆漢人又增蒙古色目人如漢人之數今三十人至元十四
年旣取宋置南行臺二十七年專蒞江南之地號江南諸道
行御史臺官秩如內臺而監察御史今二十四人西行臺初
由雲南廉訪司陞行臺大德元年移治陝西號陝西諸道行
御史臺蒞陝西甘肅四川雲南之地延祐間暫廢隨復其官
秩如南臺而監察御史今二十一人至元六年初置各道提刑
按察司正三品有使副使僉事察判經歷知事二十八人改
肅政廉訪司使副使僉事各二人大司農奏罷各道勸農司
以農事歸憲司增僉事一人經歷知事照磨各一人今天下
凡二十二道始建臺時大夫則塔察兒也今六十年繼居其
官者名氏拜罷歲月則有掌故在謹記

天心水面亭記

天曆三年春臣集臣洞臣九思得侍 清閒之燕論山川形

勝臣九思曰濟南山水似江南殆或過之臣洞之居在大明湖上壅土水中而爲亭可以周覽其勝名之曰天心水面可想見其處矣於是勅臣集書其榜而記之臣集再拜稽首而言曰昔宋儒邵雍氏之詩曰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臣洞蓋取諸此臣聞雍之爲道上達乎庖羲以至於帝堯周文孔子之盛其始學也隱居首原之山仰而思之至忘寒暑如是者且二十年其制作在皇極經世其性情寓於詩程顥氏之言曰就其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噫非幾於古之所謂睿知者其孰能與於此然則臣何足以知之雖然竊嘗聞之斯二言者豈非陰陽動靜之交乎按先天圖陽盡午中而始生焉擬之爲月窟陰盡子中而復生焉擬之爲天根天根又曰天心所謂天心無改移是也以月臨天心非陰陽之互交者乎巽之爲卦陰爲主於物爲風坎之爲卦陽爲主於

物爲水以風之初而行乎水之上非動靜之始交者乎所謂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庶於此乎可見而臣不足以言之也請以人事論之月到天心清之至也風來水面和之至也今夫月未盈則不足於東旣虧則不足於西非在天心則何以見其全體譬諸人心有絲毫物欲之蔽則無以爲清墮乎空寂則絕物又非其至也今夫水滔二汨二一日千里趨下而不爭滯而爲淵注而爲海何意於衝突一旦有風鼓之則橫奔怒激拂性而害物則亦何取乎水也必也至平之水而遇夫方動之風其感也微其應也溥渙乎至文生焉非至和平譬諸人心拂嬰於物則不能和流而忘返又和之過皆非其至也是以君子有感於清和之至而求歌之不足焉臣洞天資明爽應物樂易宜能有取於此請以是爲記

勅賜龍章寶閣記

今上皇帝改元元統之二年 御書閑看雲四大字以賜
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吳全節受言藏之摹勒金石仍改至
元之六年重鑄貞木作大閣于饒州路安仁縣雲錦山之崇
文宮以度之九月一日 上自上都清暑還次懷來集賢大
亭士不刺失利等以其事聞請名之曰龍章寶閣而詔臣集
執筆以書臣集伏退草萊深懼不足以奉揚一代之盛典而
明詔所臨敢不再拜稽首而謹書其事云臣聞我 國家祖
宗以來德意深厚嘉惠臣民凡其報功敦族進賢使能興利
恤患懷遠厚往下至一善一藝之錄慶賞德施必稱其事爵
祿土田弓矢衣服車馬金玉之賜無所愛吝若夫詔告臣庶
訓勅師旅贊詞弘文日盛一日無以加矣至於機務之暇親
御翰墨心畫之妙成章于天以賜臣下者則未之見也

皇上天縱聖孝發自宸衷作為此書度越前聖於戲盛哉然
而宗親戚畹之近將相勳舊之家內而禁衛臺閣之臣外而
雄藩巨鎮之府未嘗有所賜也而臣全節獨被異恩群臣莫
及此御史中丞臣祖常太常臣玄所以欣抃舞蹈奉 詔訝
頌詠嘆於無窮者也然藏副于名山嚴奉以崇構此臣全節
區區之忠報稱於萬一而不能自己者也夫或謂臣曰日月
運行次舍周矣

皇上君臨萬方覆幬廣矣雲錦之山邈在東南湖江之表何
獨得此乎 聖明之世乎臣對曰景星麗天垂光必有所注
醴泉發地流潤必有所達和順積久神明來鍾有在於是豈
常情之所可測哉臣全節自其先師神德真君臣留孫事
世祖皇帝為玄教之宗以清靜寧一之說贊乎 列聖重熙
累洽之治者亦深遠矣臣全節嗣而傳諸其徒相為長久顧

其師弟子父母之邦相去百里而近 恩光之所被及不於此而何適哉閑者臣全節自幼至今之所自名也看雲者臣全節言將歸隱之處也 旨意之微豈不欲其在朝在野隨隱隨顯無適而不自得是以特書以遺之也乎臣又聞之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其理一也凡而繼玄教而有作者尚克清慎篤敬以率其衆毋忘 聖天子明顯之恩守土之吏觀風之使仰而觀之見龍章之在斯也他郡莫之有焉其興感嚴奉之意當何如哉川靈嶽祇凡百有神依乎上帝貴神之所治呵禁衛護毋敢厭數則幽顯之道不亦交著於億萬斯年乎至正元年五月丙寅謹記

勅賜玉像閣記

至正元年五月臣集得集賢院文書云去年九月一日大孝士不刺失利等奏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吳全節嘗蒙 先

朝賜白玉之璞命工琢之儼為 太上老君說經之像刻沉水之香以為山而居之奉以歸諸龍虎山上清正一宮達觀堂之閣請名之曰玉像而 皇上寵賜閑者看雲四大字模以文梓飾以雲龍奉而置諸其閣矣有 勅汝集其作文以記之臣集謹沐浴齋肅北望受命再拜稽首而言曰臣聞之天不可得而知也而 聖人與天為一求諸聖人則天或可得而窺矣聖人遠矣擬諸形容而象之或可得而見之也與均是人也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以一人而當兆人之人者其惟聖人乎聖人猶天也道家之言以為聖不足以盡之又有至人神人之云者極聖人之盛至於不可知者以為言也均是物也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萬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以一物而

當此物之物者自非天下之至剛至純至粹至精至貴至美其孰能與於此可以比德於君子之盛者其惟玉乎傳曰乾爲天又曰爲玉玉天之類也是以禮天者用之言可以通乎天也道家宗老子尊老子而謂之老君猶以爲未足而推之謂之太上焉名其所不可名而事之於天一矣玉象之作其知道者之所爲乎上古聖神以爲天之無言也而其所以無言者亦不可得而名言也則畫以示之然後日月星辰之所以運行風霆雨雷之所以變化仰而觀之天之所以爲天者無不在是

今上皇帝按筆結字昭宣人文平直方圓輝光流動原乎性情之正極乎神明之妙心畫之所示不亦高朗著見矣乎求之天者觀於此而有得則於其齋明盛服之有臨辟面盎背之可象者必有不言而喻者矣以此事夫豈非玄教之所以

爲可宗者乎夫上清正一宮者道家之會歸而嗣漢天師張君之所治也按龍虎山志宮有堂五十以分處其徒衆達觀其一也命玄教大宗師之弟子世居之而大宗師自神德真君以來羽翼天朝柱石道教朔南相望表裏不二繼繩之傳方未艾也噫玉象之所奠天書之所臨非特一堂之榮也一宮之榮也非直一宮之榮天下四方脩老子之學者皆與有榮者矣然則斯閣也有千載之係焉故書以爲記至正元年閏五月巳卯日謹記

碑銘

大元勅賜饒州路番君廟文惠觀碑銘

番君之有廟于番易久矣舊廟在郡治之廳事故宋郡守范文正公遷之城西北至國朝廷祐年郡守王都中以其廟之久弊更新之郡人玄教大宗師吳全節作芝山道院以

主其廟故翰林學士元明善爲書其事作迎送神曲以祀神
焉郡人以廟隘弗稱所以尊敬番君者表仁慶之別業在永
平門外平衍寬阜因玄妙觀住持王仁近致諸大宗師以爲
番君廟仍作爲宮于其側以守視之仍改至元之三年自舊
廟奉番君之舊像以居仍以梅鎖將軍侑食守將吏士各率
其屬庶士庶民後先奔走不約而集道迎有序至廟具少牢
醴幣大合樂以饗之民大悅明年大宗師言于朝

天子遣使者封奩香織金文之幣爲之衣以賜 勅翰林院
畫旨賜文惠觀俾有司勿敢有所撓因命願神疑素文教真
人于有興及朱道冲方志遠治觀事而太常議番君當易名
曰文惠王文因漢舊謚而惠者著其流澤故鄉之無窮也觀
以是得名廟有故守臣顏魯公及范公之祠郡人以爲故萬
戶齊某出以其兵守饒亦有別祠前太守今浙省參政王都

中能治郡亦畫像而事之而旌田度弟子甲乙治觀事者志
遠也六年九月朔旦

天子清暑上都還次懷來集賢大學士不剌失利等用大宗
師言新廟之宮宜勒銘有 勅以命臣集臣謹按番君事見

史策世能言之漢諸侯王惟長沙最久國分而微而廟祠在
番易千數百年不絕得民心者茲是其久乎抑神明之感有
所在乎昔徐偃之得民避穆王而去之民祠之太末太末之
徐皆宗偃李唐時徐氏子孫有守其郡者大新其廟韓愈嘗
書其實焉吳泰伯世家春秋末吳益大與中國會盟季子之
賢仲尼猶稱之旣無其後子孫散處蓋以國爲氏番君又以
吳氏興名最著至德之傳其不可以名稱如此哉大宗師從
其師受知

世祖皇帝事 列聖五十餘年尊榮安文卿相莫及位特進

號曰真人其大父父有

武宗皇帝之錫命若曰世祚饒國建立為公於是大宗師因
祖父之賜履遠推本於宗家再作番君之新廟極其盛大其
亦倣於徐氏之故乎臣集敢不拜手稽首奉 詔著銘以遺
之其詞曰

有吳世家 於赫番君 相是有歸 克渙其群

江南之東 惟番惟大 洪源盛流 彭蠡其匯

大納有容 保和以冲 含生所資 神明來宮

額二千里 中城聽治 民之來享 出入多制

神道尚幽 人道尚明 別而理之 新宮乃成

既遷既好 歲久而弊 東門有田 萬神攸萃

自堂徂基 棟宇言二 靈之洋洋 來享來安

顧瞻故鄉 孰非吾土 隨感有見 寧滯方所

相方度新 在我曾孫 曾孫孫子 思著思存

道家之宮 以祀上帝 則具是依 曷其有替

又惠之褒 人無異辭 有煒裳衣

天子錫之 神之格思 食尔舊德 勿私尔邦

惠我四國 史臣脩詞 麗牲有碑 百神敬共

明詔在茲

